

王芑孙批点《谢宣城诗集》考论

蒋 信

内容摘要:国家图书馆所藏吴氏拜经楼刻本《谢宣城诗集》上,有清代学人王芑孙的若干批点文字及题跋。批点的条目和字数并不算多,但对于理解谢朓之诗歌特点及成就很有价值,对于了解王芑孙的学术历程以及《谢宣城诗集》的版本流传情况也有一定意义,因此值得引起关注。

关键词:谢朓 王芑孙 评点

国家图书馆藏有清嘉庆元年吴氏拜经楼刻本《谢宣城诗集》五卷,《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王芑孙批点并跋”^①。其中清代学人王芑孙之批点虽然文字不多,但对于理解谢朓之诗歌特点及成就很有意义。然检视迄今研究谢朓及王芑孙的著作和论文,均不及此。比如睦骏《王芑孙研究》辟专节^②讨论王芑孙的批校题跋,涉及《重校正唐文粹》、《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徐孝穆全集》等七种书籍,却没有提到《谢宣城诗集》。因此有必要做一基本的介绍。

一、该书的版本概况

国家图书馆所藏该本为吴騫拜经楼刻本,书名页镌“宋本重雕”,即据宋本重新雕版者。书尾吴騫跋语,称其所据之本为卢文弨藏本,且优于明代嘉靖黎晨刊本、正德刘绍刊本远甚,故借而剞劂,收入《愚谷丛书》中。此书半页八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栏,单鱼尾。吴騫另一则跋语又称,顾广圻告知黄尧圃藏有汲古阁影宋抄本,黄尧圃且将该本之序跋目录予以录示,吴騫仔细比对,发现黄尧圃藏本即《郡斋读书志》所云东阳楼炤原本而被洪伋重刻之本,与其所见卢文弨藏本行款、目次均有小异,汲古阁影抄本半页十行、行十八字。但因此时吴騫已经将全书刻成,不便变动全文,只将楼炤原序及跋刻入。后来傅增湘借李盛铎藏汲古阁影宋抄本,校改了拜经楼本《谢宣城诗集》,周叔弢又将

①《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2003页。

②睦骏:《王芑孙研究》第三章第五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傅增湘的校语迻录到其所藏拜经楼本《谢宣城诗集》上^①，以广其传。

对照傅增湘的校改文字，我们发现吴騫所据之本与汲古阁影抄宋本确实有较多的不同。因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暂时无法阅看，不能全面准确地了解李盛铎原藏《谢宣城诗集》的情况，因而现在还不好断定它与拜经楼本整体上孰优孰劣。不过，就从目前能够看到的情况，至少可以见出拜经楼本的一些优胜之处。比如目录页卷四《直石头》，汲古阁影宋抄在诗题下有“梁武帝附”，正文则开卷第一首就是梁武帝萧衍此诗，之后才是谢朓的《和萧中庶直石头》。按照一般的情况，附录的内容通常放在正题相关的文字之后，在谢朓写诗时萧衍还只是萧齐中书侍郎，但后来贵为帝王，他的作品自然要放在谢朓之前，但如果已经置于谢朓之前，却还要再称“附录”，就不是很好理解了。反不如拜经楼本从目录到正文，都一律将萧衍的《直石头》作为正文，置于谢朓和诗之前。而且，直呼其名“萧衍”，与《和萧中庶直石头》更相符合。此外，如拜经楼本楼炤序“谢朓”，影抄本作“谢眺”；拜经楼本《三日侍宴曲水代人应诏》“谁契元功”，影抄本作“谁器元功”，等等，不仅显示了两本文字上的差异，也多少能体现出彼此的精粗。这或许是因为拜经楼本经过了卢文弨或吴騫的校改，而汲古阁影宋抄是抄手失误又未及精校。这也是作为后出之本的《谢宣城诗集》之所以值得关注的地方。据《木樨轩藏书题记及书录》，李盛铎所藏影宋抄本上有“东吴毛氏图书”、“子晋书印”、“汲古得修绠”、“汲古主人”、“毛氏子晋”、“毛晋之印”等^②，不知此本是否即黄丕烈之原物。我们通常都把古籍版本产生之早晚与藏存数量之多寡作为衡量其版本重要性的标准，其实，版本之流传程度或受欢迎的程度同样也值得关注。

二、王芑孙收藏并点阅《谢宣城诗集》

国家图书馆所藏拜经楼本《谢宣城诗集》上，多处钤盖了“苏州渊雅堂王氏图书”、“王铁夫阅过”、“芑孙”、“铁夫墨琴夫妇印记”等印章，可见此书不仅是王芑孙所收藏，且经其仔细阅读。在《南齐书》“谢朓传”后及每卷之末，王芑孙都有阅读的具体记录，分别是：

嘉庆丁卯正月雨中烧烛阅；

嘉庆丁卯正月烛下；

丁卯试灯夕沔波舫烧烛读；

嘉庆丁卯正月十四日沔波舫雨中剪烛点记及此；

嘉庆丁卯正月十四日沔波舫雨中烧烛读了。丁卯上元后二夕再读。

拜经楼本《谢宣城诗集》于嘉庆元年（1796）刻成，王芑孙是什么时候得到该书的不得而知，不过可以确定，他在嘉庆丁卯十二年（1807）正月半个月的时间

^①《周叔弢批校古籍选刊》（6），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1-144页。

^②李盛铎著、张玉范整理：《木樨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55页。

间里就通读并点阅完毕,全书的每篇文字包括前后的序、跋,都有他的亲笔圈点。《王芑孙年谱》^①失载此事,可据以补入。

该书除了钤有王芑孙的各种印章外,还有“许元襄印”、“华亭许氏学恽室藏”、“许氏家藏金石书画之记”、“许赞甫珍藏书画之章”、“赞甫所藏书画”、“赞夫珍玩”诸印,说明此书曾经清代画家许元襄(字赞甫)收藏过。许元襄之生卒不详,不知是先经王芑孙收藏再转入许元襄之手,还是相反。而许元襄里贯华亭,王芑孙又在华亭任教谕,彼此交往应不太难,书籍之相互借读和交换都有可能。此外,还有“嘉禄”之印,这说明王芑孙之幼子王嘉禄亦曾阅读或经藏此书。

三、王芑孙批点《谢宣城诗集》的意义

王芑孙关于《谢宣城诗集》的评点文字其实并不多,总共出现了七处,而且都是眉批。按照先后顺序,分别是:

卷第二《元会曲》:小谢工于发端,每成高唱。

卷第二《钧天曲》“诂惭南风弹”：“弹”作去声用,仅见于此。

卷第三《观朝雨》:此何减子荆“零雨”之篇。

卷第三《游山》“寄言赏心客,得性良为善”:惜公不能自践此言耳。

卷第三《祀敬亭山庙》“剪削兼太华,峥嵘跨玄圃”:太华、元圃拟敬亭山,景物不相称。

卷第三《赛敬亭山庙喜雨》“原雨晦茫茫”:杜诗“云雨白浩浩”本此而出。

卷第三《怀故人》“清风动帘夜,孤月照窗时。安得同携手,酌酒赋新诗”:已为唐律开先。

相对于谢朓的150多首诗歌,七条评论显然是太不够了,根本无法让人全面了解王芑孙对于谢朓诗的分析与评价。然而这七条点评恰好涉及谢朓作诗为人的最重要节点,因此,不能因为其数量少而视为意义小。事实上,我们对这几条评点仔细解读之后会发现,王芑孙的理解既有与众人相同之见,也有超出众人之处;他的评点文字虽然仅仅针对七篇诗作,只有寥寥数十字,却是建立在对谢朓诗歌的整体理解基础上的。

《元会曲》是谢朓《随王鼓吹曲十首》之一,与《郊祀曲》和《钧天曲》一起,是颂帝功之曲。随王指梁武帝八子萧子隆,永明八年为东中郎将时,谢朓曾在其幕中。元会指元旦朝会,而为郡王所主持之元会,则往往要体现一种气氛融泄、境界阔远的气象。以此为题的诗歌,自然也要首先营造这样的景象。首二句“二仪启昌历,三阳应庆期”,以“二仪”对“三阳”,“昌历”对“庆期”,十分工致。并且祥瑞的“昌历”由天地“二仪”开启,祥和“三阳”因应“庆期”而至,既奠定了全诗的欢乐喜庆基调,又设置了一个天地宇宙的辽远时空,使人意与天意

^①睦骏:《王芑孙年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充分地揉和在一起,远比一般的天地如何祥和、万物如何孕动要高明得多,笔法确实独特,因此王芑孙赞叹“工于发端,每成高唱”。谢朓诗“工于发端”的观点始于锺嵘《诗品》的“善自发端”,后来杨慎《升庵诗话》卷二在引述六朝人评价谢朓诗,就用了“工于发端”四字。而许文雨《诗品讲疏》则称王夫之曾分别评谢朓《观朝雨》“朔风吹飞雨,萧条江上来”和《和刘西曹望海台诗》“沧波不可望,望极与天平”云:“发端峻甚,遽欲一空今古”;“此一发端者,洵为惊人”^①。说明“工于发端”确实是谢朓诗歌的一个显著特点。

《钧天曲》也是《随王鼓吹曲十首》中的“颂帝功”之篇。其最后一句“讵惭南风弹”,对应上句“已庆明庭乐”,表达随王的功绩当得起与民同乐共忧的“南风”之曲。孙兰《谢朓研究》所附“谢朓五言诗平仄及用韵一览表”,说《钧天曲》是“去声换、翰韵”^②，“弹”在这里确实是用作去声。而据丁声树《古今字义对照表》，“弹”字在中古音里确是阳平声，徒干切^③，此处用作去声当然属于特殊情况了。但王芑孙说“弹”用作去声，“仅见于此”。这种自信如果可信，那一定是建立在他对古代诗歌广泛了解的基础上的，其阅读之精博由此可见。

“子荆零雨之篇”，说的是西晋孙楚《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其起首有“晨风飘歧路，零雨被秋草”一句。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将其与曹植的《赠丁仪王粲诗》、王粲《七哀诗三首》（其一）、王赞《杂诗》，并称为魏晋时期“音律调韵”的诗篇^④，亦即比较标准的近体律诗。谢朓比起曹植、孙楚等人更加追求音律，其诗篇的格律化程度则更高。王芑孙说其《观朝雨》“何减子荆‘零雨’之篇”，首先肯定的是他的格律水平，同时也指出首二句“朔风吹飞雨，萧条江上来”，与孙楚《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首两句“晨风飘歧路，零雨被秋草”极其相似。可见王芑孙对魏晋时期的诗篇是相当熟悉的。而关于谢朓诗歌的格律化问题，宋人严羽《沧浪诗话》早有“谢朓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⑤之说，明人胡应麟《诗薮》也说“玄晖为唐调之始”^⑥，王芑孙则具体针对谢朓《怀故人》，再次明确指出“已为唐律开先”，充分肯定了谢朓对于诗歌格律的探讨功劳以及对唐诗繁荣的深远影响。此外，王芑孙针对谢朓《赛敬亭山庙喜雨》中“原雨晦茫茫”一句，指出杜甫《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中“云雨白浩浩”即“本此而出”，显示了王芑孙对杜诗的熟悉程度。此前学者普遍注意到了谢朓对李白的影响，而对杜甫的情况却关注不多。

以上几条评点都是从正面的积极方面评价谢朓及其诗歌的。而对于谢朓为人作诗不太完美的地方，王芑孙同样也毫不客气地指出来了。

①许文雨：《锺嵘诗品讲疏》，成都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0页。

②孙兰：《谢朓研究》，齐鲁书社，2014年，第341页。

③丁声树编录、李荣参订：《古今字音对照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129页。

④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779页。

⑤《历代诗话·沧浪诗话》，中华书局，1984年，第696页。

⑥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52页。

首先是关于谢朓诗歌,针对卷三《祀敬亭山庙》中“剪削兼太华,峥嵘跨玄圃”,王芑孙指出:“太华、元圃拟敬亭山,景物不相称。”

敬亭山位于宣城府治内,属于黄山的支脉,在当时是否非常陡峭和峥嵘先不必说,用“太华”和“玄圃”这两个传说中的虚幻景物来比拟,的确显得不是特别恰当,所以王芑孙就一针见血地认为“景物不相称”。在王芑孙看来,水平很高的谢朓也有不太高明的时候。其实对于谢朓的批评,并不始于王芑孙,胡应麟就说:“世目玄晖为唐调之始,以精工流丽故。然此君实多大篇,如《游敬亭山》、《和伏武昌》、《刘中丞》之类,虽篇中绮绘间作,而体裁鸿硕,词气冲澹,往往灵运、延之逐鹿。后人但亟赏工丽,此类不复检摭,要之非其全也。”^①不过,鍾嶸和胡应麟还是比较概况的批评,王芑孙这里则是比较具体的摘瑕了。

据《南齐书》和《南史》本传记载,谢朓年仅36岁就瘐死狱中。对于他的这个不幸结局,后来很多人都表示惋惜,吴騫在校刻《谢宣城诗集》跋中就说:“朓既昧乎明哲保身之戒,徒贻刑于寡妻之讥,顾其诗有曰‘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何竟不能自践其言邪。”对谢朓未能“自践其言”,象其诗中所写的那样全身而退表示极大的遗憾。这种遗憾,同样也出现在王芑孙对谢朓诗歌的评论中,只不过他是针对谢朓《游山》中“寄言赏心客,得性良为善”两句。“得性”即得性之所好,亦即适意,善终自然也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但谢朓因祸而瘐死,当然不能算作得性。所以,王芑孙也发出了“惜公不能自践此言”的叹惋,其实这也是对谢朓为人的善意批评。

王芑孙在《谢宣城诗集》全书之末,还有一段嘉庆丁卯上元后二夕写的跋语:“陶以意胜,谢以词胜,陶公至性人也,谢公至情人也,以两人相衡,却自天地悬隔,岂不以陶公励学而谢乃纵情弗学哉。”这段文字跳出了对谢朓具体诗篇的分析,概括比较了谢朓与陶渊明的区别。其中有些分析今天看来不一定十分准确,比如说陶渊明“励学”而谢朓“纵情弗学”,就多少有点想当然;又比如说陶渊明是至性人而谢朓是至情人,也不是特别恰当。但陶渊明和谢朓这两个时代相隔不远的诗人确实存在很多差异,现代人对此已经有很多研究,王芑孙看到这一点,同样也是其学术眼力的体现。

【作者简介】蒋信,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①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52页。